

洗脚

□于艳丽

老李，开工三个月你这是第一次请假，我还以为你小子是铁打的！包工头谭大壮斜靠在他那辆新买的捷达车上对我说。

我憨憨地笑了一下，心想要是闺女打电话再三要求我去开这个班会，我怎么舍得请假。一天的工钱120元，够我闺女一个星期的伙食费了。

谭大壮调侃完之后，只准了我半天的假。他说，啥班会半天也开完了，工地上的力工少，指望着你出活呢！

我一边应着，一边往外走。谭大壮在身后喊我说，老李，你去给闺女开班会，咋也不换套干净的衣服，给孩子丢脸呢！

我愣怔了一下，站住脚说，在工地干活的人，哪有干净的衣服可换？我用手使劲拍了拍身上这套穿了三个星期的迷彩服，水泥白灰和着汗味就从衣服上弥散开来。

熊样！谭大壮直起身拉开车门说，我这里有套运动服，你穿着去吧。

我犹疑了一下，我平时是不大注意衣着的，可我知道现在的孩子虚荣心都很强，我这身行头走进学校，肯定会招来同学对女儿的耻笑。

我转回身，去了谭大壮的车里，换上了他放在车里的一套蓝色的运动服。

穿着谭大壮的运动服，我走出工地，在干净宽敞的柏油路上，用力地跺跺脚，橡胶球鞋上粘着的一块水泥像是狗皮膏药一样纹丝不动。我有些遗憾，要是谭大壮再能让我换上他的鞋子就完美了。可是这话我说不出口，我是开班会，不是去相媳妇。说老实话，自打老婆去世，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女儿身上，我已经好久没有买过新的衣服和新的鞋子了。

女儿的学校在市区，我算计了一下时间，坐公共汽车还来得及。在等了十几分钟后，我挤上了一辆开往市区的公共汽车。车上人很多，我被挤到车厢中间。我是在无意中发现，挨着我站着的女人眉头紧蹙，腾出一只手捂着鼻子。我尽量装作这和自己没关系，脸上却隐隐发红。

好不容易挨到了下车时间，我逃也似的从车上跳下了，长舒了一口气。我看表，离开会的时间还早。到女儿的学校还有五条街，我决定走着去，这样可以节省十元打车钱，够女儿吃一顿像样的午餐了。

我是在班会开始前，走进阶梯教室的，教室里早就座无虚席。我粗略地扫视了一下已经先来的家长，庆幸谭大壮借了我这身衣服。我自己倒没什么，就怕女儿觉得自己很丢脸。

这时，女儿看见了我，站起身向我招手。我笑吟吟地走过去。

班会开始了，老师让同学先去做准备。不知道他们要准备什么？老师站在讲台上和家长说了一些孩子们近期的学习情况。我听不大明白老师说的什么成长曲线之类的话语，但是我知道那肯定和分数有关系，我对我的闺女还是放心的，她是个懂得刻苦学习的孩子。

我正坐在凳子上胡思乱想的时候，老师说，好，同学们，班会开始了。

我把目光投向教室门口，早先出去的学生，这时端着水盆鱼贯而入。我有些发懵，开班会和水盆有什么关系呢？每个进来的同学把水盆放到自己家长的脚下，然后蹲下来，等待老师发话。

现在，请同学们把家长的鞋子脱下来，亲手为我们的父母洗一次脚。

我有些愕然，转头望向身边，很多家长抿着嘴笑着，看来对这个班会主题已经了然于胸了。

此刻，我看我的女儿，她正伸手去解我的鞋带。我急忙把脚缩到凳子底下，五条街的路程早就让我的脚在鞋里充满了潮气，我这双脚要是真的释放出来，那气味够“左邻右舍”反胃半天的了。再说，让女儿端着一盆黑泥汤似的水出去，那她该多没面子。我弯下腰，趁着孩子们都在给家长脱鞋的空当，对女儿说，不用洗了，假装洗完了，爸的脚臭着呢！

谁知女儿并不理会，她仰着脸看着我说，爸，不洗不行，我们班会的内容就是这个。

那你昨不早跟爸说呢？要是早跟我说，我来之前洗洗脚。

女儿没言语，硬是抓过我的脚，脱下我的鞋子。看着自己露出脚趾的辨不出颜色的袜子，我只觉得脑袋里乱哄哄的，心里埋怨老师怎么会想起这么个馊主意，开这样一个可笑的班会。

我的脚是有伤的，前些日子在工地上被倒掉的砖墙砸了一下，脚趾甲紫黑着。

女儿小心翼翼地用两只细嫩的小手抚摸着我的大脚，在水里仔细地揉搓着。一股黑汤顺着她的指缝冒出来，我有些难为情。可女儿却浑然不觉，她仔仔细细地为我洗着脚，从脚跟，到脚背，再到脚趾，像是很多年前，我为她洗脚时一样。女儿为我洗完脚，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双崭新的没有拆封的袜子。我弯下腰慌乱地说，爸不用穿新袜子。女儿没抬头，抽泣了一下，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了，就手足无措地直起身子，看着她笨拙地为我穿上了新买的袜子。

我抬起头时，却发现女儿的老师正站在我们的身边。

班会结束的时候，老师动情地说，班会的内容，同学们是预先知道的，可咱们班有这样一个同学，她没有把这件事预先告诉自己的父亲，因为她知道，父亲太忙太累了，以至于没有时间为自已洗洗脚，买一双崭新的袜子。今天，在班会上，我看到她为父亲洗干净了因为劳累奔波着厚厚老茧的甚至受着伤的脚，我也看见她亲手为父亲穿上了新买的袜子，这就是我们班会真正的主题。孩子们，父母含辛茹苦地养育你们长大，你们发自内心地为父母做过些什么吗？

老师的话音没落，我觉得自己眼前一片模糊……



刘嫂

□刘开学

■ 投稿信箱：ljz@cnbb.com.cn ■ 插图：严勇杰



刘嫂是我师傅刘天明的媳妇。别听我“刘嫂、刘嫂”地挂在嘴边，也拿她跟刘天明开了无数次玩笑，但一直到我调离，都没见过她的模样。

可是，没见过不等于没听说过，因为关于刘嫂的为人处事我耳朵都听得长起了茧子。比方说刘天明的床铺叠得方方正正的，跟刘天明同床的老杨就放话了：“这是天明老婆教的。”刘天明的蚊帐洗得白里泛蓝，老杨又撂话了：“这是他跟老婆学的。”刘天明洗完了衣服也不会直接往铁丝上晾，会用抹布先擦一下还要包层纸，说是怕染锈，老杨又会撇着嘴说：“衣服上有锈斑，回家老婆子不让褪身。”

那时刘天明三十来岁，干瘦，走路生风，干活麻利。每天上班，哪个人离带锯多远，哪个人站料台多近，他都有讲究，说是上班如戏台上唱戏，角色都有位置，如此才出活儿，不窝工。老杨干脆喊他“二班”。的确，班长不在时，领班非刘天明莫属。

“婆娘娘你息怒站在门口，听儿把内情事细说从头，想当初李黄两家结亲眷，也算是门当户对配佳偶……”刘天明没事的时候爱唱句柳琴戏。老杨听见了准会说天明是跟媳妇在被窝里学的。

老杨老拿刘天明开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我才知道，老杨跟刘天明是老乡，住前后村子，两人是光屁股兄弟。有天，刘天明歇班，老杨问我：“知道天明老婆是端什么饭碗吗？”我说：“不知道。”老杨说：“想知道不？”我说：“说说看。”老杨卖了个关子，说出个谜语你猜，猜着了给你讲刘天明的故事。接着老杨说：“日行千里不出庄，没状元半边王。生身的儿子不养老，恩爱夫妻不同床。”我猜了半天没猜着，还是同屋的郝善志捅破了窗户纸，说：“唱戏的。亏你还自称读书人。”那天晚上我才知道刘天明的媳妇是县剧团的主角。

接着老杨、老郝给我讲起了刘天明谈恋爱的事。原来刘嫂先前是吕嫂。她前夫姓吕，也是县剧团的主角，后来生病去世了。有人撺掇把她介绍给了刘天明。那时候刘天明好歹也是个带饭票的工人，有点不大乐意。架不住介绍人的再三撺掇，他就骑着辆自行车相亲去了。那天吕嫂做了一桌好饭。刘天明酒也喝了，菜也吃了，只是对找个丧夫的还带孩子的演员不甚满意。天擦黑的时候，刘天明起身要走。可是上天入地找不到自行车钥匙。原来吕嫂早指使儿子小勺子把钥匙藏了起来，而小勺子也被吕嫂支得不见踪影。

吕嫂变刘嫂就发生在那晚上……

后来矿上搞文艺汇演，任务是每个区队、科室出一个折子戏。又是老杨，他非拿刘天明开涮，向科室头头举荐说刘天明扮《穆桂英挂帅》里的穆桂英最合适。那时候连我都知道刘天明哼几句老戏可以，真要真刀真枪扮穆桂英怕没那底子。再说了，刘天明还是个男子。刘天明推了几次没推掉，探亲假没到就没了影子。大家都说刘天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没人扮那穆桂英，供应科的折子戏就没了下文，急得头儿抓耳挠腮，逮谁熊谁。

谁知七天以后刘天明返矿了，探亲假白扔了一周。科里的头头那时因排戏没有着落正急得像耗子乱抓，逮住刘天明立马叫他晚上试戏，不然探亲假按旷工处理。那天晚上刘天明唱得是有板有眼、字正腔圆，博得了满堂喝彩，尤其是科里的那些女工魂都被拖腔拉去了。大家都搞不明白刘天明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就把个坤角扮得地地道道。还是老杨知底，说：“刘天明回家一个星期，一准是跟老婆学戏。你想，那婆娘连台大戏都不在话下，难道教不会天明一个折子戏？”

试戏那天我也在场。我悄悄问郝善志：“老杨怎么老是拿刘天明说事，难道说有啥过节？”郝善志说：“媒人原先是把刘嫂介绍给老杨的。只聊了两支烟工夫，刘嫂就嫌老杨嘴贫，怕不成事。尽管老杨不嫌二婚，可终究剃头挑子一头热，刘嫂终于跟了天明。”那时我才明白：老杨老跟刘天明扯淡，原来多半是没吃到葡萄的缘故。而刘天明为人处处忍让，怕也是刘嫂教的。

“正谓家有贤妻，不惹那横事……呀、呀儿嘴，呀！”正当我愣神儿工夫，刘天明又在人家的撺掇下唱起了旧戏。

网坛风雨路

52

——李娜自传

我不愿意公开承认我需要网球。我已经恨了它那么多年。但我又确实离不开它，这让我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当我被迫离开网球赛场时，我的自信和充实也就随之远去了。我的舞台在球场上，那是我最光彩最有自信的时刻。而现在，我却卧床不起，连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都不如，这让我消沉不已。

如何才能尽快回到赛场上？这是我眼下最最关心的问题。

2007年第一季度我的发展态势不错，如果不是那场意外的话，说不定会有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期。可是意外发生了。人们形容一个人倒霉时爱说“喝凉水都塞牙”，我打喷嚏骨裂跟那倒是有一比。莫名其妙地过敏，再莫名其妙地骨裂，还遇到了不负责任的大夫，从4月份开始，几乎大半个赛季我都在伤病状态中度过，而这些伤病来得又是那么荒唐……不过，有些事情可能注定就是无解的。一个喷嚏引发的灾难，在当时看来就好像是晴天霹雳，把一心想飞得更高的我劈得是外焦里嫩的。不过，现在回头看过去，就像是个好笑的小插曲了。

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沟沟坎坎，身在局中，你会以为自己过不去了。如果你能灵魂出窍一下，让自己站在半空，或者穿越到几年以后，再来和当时的自己说句话，估计你很可能想说：“淡定，淡定。没什么过不去的。”

养伤这段期间，姜山付出了很多。

说得再公平点，其实姜山一直为我付出很多。我是个情绪波动非常大的人，当局面失控时就忍不住会发脾气，久而久之，跟姜山发脾气成了我一种固定的宣泄方式。说起来我觉得自己也挺怂的——不敢和外人多说，有了脾气就去找老公翻脸。换了别人，也许早就受不了了，也只有姜山，能不计前嫌一直忍着我。我听朋友说，这叫“窝里横”，很多人都这样，这说明他是“自己人”。这让我感到欣慰了一点。

在我们都是职业球员的时候，我们的关系非常正常，两人各司其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复出后我一心想打出好成绩。姜山便主动承担了“保姆”的责任，为我处理许多我不擅长的事务——我不会说话，不通人情世故，情绪上来的时候像个孩子，姜山一边像“保姆”一样帮我打扫战场，一边教我学会适应环境、学会成长。有时我嚣张得过分了，他就不吭声了，过后我觉出不妥，再去主动找他言归于好。我们的关系像是亲人，长久生活在一起，激情虽然退去了，留下来的却是骨肉相连的亲情。

从我们开始谈恋爱一直到现在，他是我最依赖的人。小的时候，你受到了惊吓或伤害，第一反应是转向父母寻求帮助，长大了，就必须学会自立。如果不幸时时站在风口浪尖上，更要做好“打掉门牙和血吞，回头还得谢谢大家关心捧场”的精神准备。我是个简单的人，不善言辞，不懂交际，我仅有的一点社会经验都是无数次在现实的门槛上磕得头破血流后学习到的。如果不是打得一手好网球，我不敢想象自己会落到何等地境。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上天把姜山送给了我，他给我足够的安全感。当我遭遇负面情绪的时候，我有一个人可以依赖，有一个人可以倾诉，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感情非常好，我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所以我非常向往婚姻，18岁和姜山在一起后，我的世界里就几乎只有他一个人。退役那两年，他和他的朋友一起打麻将，我可以坐在他身边一个晚上不说一句话，只是安静地陪着他。许多人都觉得不可置信：李娜怎么会是这样的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但这是事实。我是双鱼座，AB血型，许多复杂和矛盾的性格都集中在我身上。

姜山说过，他最欣赏我的一点，是我能够正视现实，能去打破很多界限。我们中国人习惯保护自己的面子，习惯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开脱。其他方面我们不了解，以体育界来说，很多地方我们做得不好，大家就会说：这是因为我们亚洲人的体质差，和西方人不能比啊。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很多时候，说这些话的人根本不了解自己民族的身体素质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凌虹波